

淮城文艺丛书

主编 李彬 张超凡

盛世雅言

当代淮城散文集

主 编 · 张超凡
副主编 · 杨 勇 张秀礼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淮城文艺丛书

主编 李彬 张超凡

盛世雅言

当代淮城散文集

主编·张超凡
副主编·杨勇 张秀礼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世雅言：当代谯城散文集 / 张超凡主编. -- 北京：
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7. 8

ISBN 978 - 7 - 5190 - 2903 - 6

I. ①盛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4370 号

盛世雅言：当代谯城散文集

作 者：张超凡

出 版 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奚耀华

复 审 人：蒋爱民

责任编辑：胡 笋

责任校对：傅泉泽

封面设计：中联华文

责任印制：陈 晨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 - 85923039（咨询）85923000（编务）8592302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 - 85923000（总编室），010 - 85923020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：clap@clapnet.cn hus@clapnet.cn

印 刷：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：313 千字 印 张：18

版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190 - 2903 - 6

定 价：54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 言

如果从“楚灭陈,下焦邑,筑谯城”算起,正是春秋五霸互露峥嵘的岁月,距今已有三千七百多年历史。

作为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重要枢纽,涡河文化,参与了黄河文明对中华文化的缔造,涡河,无疑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之一。座落在涡河上的谯城,曾经三为国都——汤都亳,魏设都于谯,小明王“大宋”都亳;曾经历为重镇。谯、亳之名,多次转换。良风厚土,蕴育了文明,亦滋长了文学,从“八斗之才”曹植被奉为谯亳文学泰斗之后,才人辈出,不胜枚举,在华夏文学天宇上,星辉屡现,璀璨史书。

继承和发展,历来是文学艺术的叶脉;灿烂的文明,是火把,把薪火递下去,是传承。

在“十三五”开局之际,谯城区文联、区作家协会和各文艺团体,不甘平庸,以发展经济的急迫感,共同编辑了这套《谯城文艺丛书》,集中展现了谯城当代文学艺术界的阵容和成就,有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谯城著名老作家的散文,有当代谯城作家的担当用心之作;有书法绘画作品;有民间曲艺的茁壮身姿;有民间故事、歌谣吟唱的史诗;有民间的艺术积淀;有折射社会生活的摄影镜像……,这些作品,基调昂扬,主题鲜明,既有丰沛的艺术元素,又激荡着社会良俗的主旋律,是谯城文学艺术的佳作代表。

由于时间紧迫,编选工作未能尽善尽美,留有很多缺憾,或者存在一些失误,这些,都留给时间检验和方家批评吧。

编 者

2016年12月

目 录

CONTENTS

西山随笔	余树森 / 1
问 龙	杨 明 / 5
落寞的打铜巷	徐 瑛 / 9
《迟重的思念》后记	郭修文 / 12
《亳州歌谣》前言	郭修文 / 14
诗书作伴自馨香	郭修文 / 16
开 始	李 亚 / 18
草药慰藉	林 敏 / 24
那人·那村	超 凡 / 27
西北散记	超 凡 / 36
芍花,摇曳着希望的朝霞	余树民 / 46
曹 操	杨小凡 / 51
曹 丕	杨小凡 / 53
曹 植	杨小凡 / 55
鲁院的竹子	杨老黑 / 57
乡村孩子的乐章	杨老黑 / 60
苦李村看场人及老师	邢思洁 / 65
半条老街	陈大星 / 68
童年渔趣	张兴华 / 71

忠武王张柔故居	/ 李绍义 / 74
汤王陵和后乐亭	/ 李绍义 / 76
芍花情结	/ 朱 晖 / 78
婺源探春	/ 朱 晖 / 81
芒碭山与曹操	/ 朱 晖 / 83
一只玄鸟	/ 刘恒新 / 85
千年时光雕刻一个“毫”	/ 刘恒新 / 90
麦子平安	/ 刘恒新 / 93
春 雨	/ 张宝泉 / 95
飘雪的日子	/ 张宝泉 / 97
秋 韵	/ 张宝泉 / 99
偎雪煎茄	/ 李丹崖 / 101
风物染人	/ 李丹崖 / 103
做故乡深处一株安详的稻麦	/ 李丹崖 / 105
人从草木寄文章	/ 李丹崖 / 107
段谋南	/ 杨 勇 / 109
毙马石与神农坊	/ 杨 勇 / 112
月停谁的花园	/ 杨 勇 / 116
时光交错古地道	/ 杨 勇 / 119
私房酒和私房菜	/ 杨 勇 / 122
丑 树	/ 许发夫 / 125
等 待	/ 许发夫 / 127
母亲的麻叶	/ 许发夫 / 129
五分钟的温暖	/ 许发夫 / 131
像花儿一样安静	/ 张秀礼 / 133
腊月里有道风景叫回家	/ 张秀礼 / 135
印象凤凰	/ 张秀礼 / 137
共与桃花笑春风	/ 张秀礼 / 139
当父母老去,我们是如此无能为力	/ 阿 辞 / 141

度人容易度己难	/ 阿 辞 / 144
穷人家的孩子,更要好好上学	/ 阿 辞 / 146
再黑的夜,也会迎来黎明	/ 阿 辞 / 149
秋末海棠	/ 杜 健 / 152
响沙湾纪行	/ 杜 健 / 154
月 夜	/ 杜 健 / 156
读山记	/ 杜 健 / 157
两只暖袖	/ 金素侠 / 159
两串蚂蚱	/ 金素侠 / 161
老子、庄子和陈抟的“非常道”	/ 苏 标 / 163
该出手时就出手	/ 苏 标 / 168
那些不愿被束缚的灵魂	/ 水 竹 / 170
那些寂寞的树	/ 水 竹 / 172
如何才能睡个安稳觉	/ 水 竹 / 174
有个声就行	/ 水 竹 / 175
灯·书·梦	/ 杨芳民 / 177
豆田小香瓜	/ 杨芳民 / 181
美人蕉	/ 于 桃 / 185
怀念母亲	/ 赵 亮 / 188
一根针	/ 屈广法 / 191
童年的春天	/ 屈广法 / 194
清明,念及姥	/ 宋 卉 / 196
与荷有约	/ 宋 卉 / 198
老砖街访故	/ 宋 卉 / 200
那个人,那些事	/ 宋 卉 / 203
探幽采石矶	/ 杨 秋 / 206
梨花风起正清明	/ 杨 秋 / 208
芍药绽红绡	/ 杨 秋 / 210
三枚核桃叶	/ 杨 秋 / 212

白发亳州	李蓁蓁 / 214
建安风骨在 谯郡有龙伏	李蓁蓁 / 218
卿艳独绝,世无其二	李蓁蓁 / 222
玉 儿	杨春丽 / 224
爱的鼾声	许永春 / 226
草原之行	许永春 / 228
行走在秋风的寂寞里	许永春 / 230
古城的历史写在老街上	唐贵芳 / 232
女人如玉	唐贵芳 / 234
感谢月光	陈安源 / 236
遥寄父亲	陈安源 / 238
关于妖的随想	蒋建峰 / 240
怀念一只猫	蒋建峰 / 242
亳社观梅	蒋建峰 / 245
野草:从清明到中秋	蒋建峰 / 248
黄鹂来鸣桑葚美	李运明 / 250
母亲的本草	李运明 / 252
窗	王 慧 / 254
老街剪影	王 慧 / 256
儿时影像(四章)	王东升 / 259
槐花飘香的季节	武清海 / 261
贴锅饼 烙焦馍	武清海 / 263
瓜 事	陈 真 / 265
还说瓜	陈 真 / 267
亳城无处不飞花	薛 冰 / 269
最浪漫的浪漫	王运涛 / 272
中秋节的光鲜水果	海 强 / 275
后 记	277

西山随笔

余树森

我曾惊叹过泰山的雄拔,黄山的瑰奇,桂林山水的秀丽……但我又总感到它们仿佛是站在云端的天国仙子,绰约、矜持,可艳美而不可亲昵。未若北京的西山,二十余年同我朝夕相处,抬眼,便可餐其秀色;举步,便能乐其怀中。它烟岚变幻,启人遐想;古刹文物,撩人情思。至于那满山的绿荫,淙淙的泉水,谁又没有领受过这慷慨的馈赠呢?

—

古人云:“山远始为容。”从海淀镇望西山,可谓恰到好处。在雨后新晴、岚光澄澈时,微微起伏的西山,好像是一位侧身静卧的美人,那衣裙上的一花、一纹、一折、一皱,紫绿万状,历历可辨;而当青霭氤氲、云雾缭绕时,则又仅余一弯秀眉,淡淡地描画在天际……最使人神往的,是在夏日的傍晚,看山与云相映的景象:落日余晖从山那面反射到天空,在蓝苍苍的山色里,似乎飞动着星星点点的金粉,梦一般的深幽和朦胧。山头上,有时壁立着一片浓云,也是蓝苍苍的,好像是山外数峰,是山?是云?确是分辨不清。而在云彩稀薄处,夕阳的余晖却在充分地施展着绘画天才,描绘出种种风光:有的像丛树围绕的村庄,有的像湛蓝的古刹,有的像闪亮的小河,有的像弯曲的小路,还有的则如同大片的湖水、沙漠,仔细辨认,还有牛在水边饮水,舟在湖面漂泊,骆驼在瀚海跋涉呢。万寿山上金顶朱楹的佛香阁,玉泉山顶的白塔,与山隈青霭、紫雾相间,构成了一幅多么美丽的天然图画!你打开西窗,它便挂在窗前,即使是蓬门陋室,也显得四壁生辉。据说,康德是终日从书斋的窗口,望着邻家的苹果树,思索他的哲学的。邻家的主人不知道这事,有一天将那苹果树砍掉了,于是,康德的思索便非常艰难起来。是的,大自然的清风明月、山光水色,常能启开我们的心扉,从心灵深处,牵扯出许多深刻、明妙的思

想来。

当我们面对着西山遐想、凝思时，缕缕思绪也往往会随着那莹莹的岚光，冉冉的云烟而浮动、缭绕。翻一翻北京的文化史，你就不难发现，西山的美景曾使多少人灵感迸射、文思萌动呀！它，或者化作画家笔端的神韵和色彩，或者化作音乐家琴弦上的音符和旋律，或者化作诗人诗句的构思和意境。曹雪芹晚年蛰居西山脚下，著书“黄叶村”里，“所以蓬牖茅椽，绳床瓦灶，并不足妨我襟怀”，固然是由于他矢志将半生经历、一腔块垒，传诸后世；然而，那西山的朝晖暮霞，那“晨风夕月，阶柳庭花”，不也曾助其构思，润其笔墨吗？

是的，西山之美，不单给人以精神的愉悦，还给人以艺术的灵感。

二

如果说“神京灵秀，萃于西山”，那么，这种“灵”与“秀”的化身，便是西山的泉与寺。

先说泉。西山的泉水，是十分丰富而美丽的。单是载之前人著作的名泉，就不下几十处之多。有玉泉山上，“灵涛迸发，奇征趵突”，宛若“喷雪”的玉泉；有樱桃沟里，伏石而出，“石罅乱流，众声淅淅”的水尽头；仰山的滴水岩，“上百千点，下百午声，乱不成听”，“剌剌密于棋方酣”，“删删疏于秋雨去”，如“失串珠”，如“下冰帘”，散不成编；上方山的云水洞，则是泉声、石声，在当年又融和着钟声、磬声、木鱼声，“声落潭底，不知其归”。单是这些记述，就足以令人心驰神往，沉入梦境中去！但是，最使我眷爱的还是那些汇聚于幽谷，散漫于沙石，名不见经传的泉水。你在山里行走，它们常常会像一个顽皮的小姑娘，唱着、跳着，突然出现在你身边，伴随着你走过一段曲折的路，又倏尔钻入岩石或树丛，不见了，只留下一阵银铃般的笑语……有时，你又会发现它们栖身在崖脚，沉沉的，幽幽的，仿佛是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的深邃的眼睛，不由引起你好一阵默想和沉思。但是，由于地下水源的破坏，水位的下降，西山许多泉水如今已不复旧观，甚至濒临枯竭。即使这样，在岩壁的石缝间，在涧谷的乱石底，仍然会有点点岩滴，丝丝细流，在艰难地汇聚之后，又顽强地唱起生命的歌，表现出一种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精神！倘若是一赶上大雨，这天赐的良缘，顿使满山的泉水勃发新机。于是，石峡漱玉，松涧鸣琴，悬泉腾转于树梢，山溪潺潺于脚下，你会觉得这是山的心灵在歌唱，山的脉搏在跳动！

至于寺，总是同泉相伴相依，所谓“行当密树迷深径，觅到幽源恰傍庵”。有的“水流僧舍下”，有的“烟灶与泉通”，不仅给人以生活之便，而且富有那“泉飞梵呗

音”的妙境。这里有始建于晋代的潭柘寺,有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卧佛寺,从辽至清,历经金、元、明诸朝。由于西山地处京师,寺庙日益增多,蔚为“万叠千盘皆古刹,风旛雨铎满西山”的气象。当然,经过风雨、水火、兵燹、劫掠……不少寺庙仅余遗址废墟,只有潭柘、卧佛、碧云、香山、八大处诸寺,因为早已出了名,所以每次劫后,都有人倍加扶植,不仅至今未倒,而且容光胜似当年。

我喜欢西山的寺,因为它给予我的,虽然也有些许淡淡的可怖的宗教气氛,但更多的还是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,这大概是由于它不单是宗教活动的场所,也是皇帝驻蹕、游乐的地方。这些寺庙,或凿壁级石,上逼穹昊;或偎崖临谷,与岩壑相裊……有的古朴,有的精丽,有的宏伟,有的幽雅……它们与山色树影融合,构成西山许多美丽的景观,诸如香山寺、妙高堂、隔云钟、云外钟声……且不说当年登山眺望,但见林转转、塔芊芊、刹脊脊,钟刹交错,加上铃铎梵呗之声,远近相和,如入幽冥之境。即使在今天,当你在山中漫游时,也常有寺宇塔顶,透过丛丛绿树,金碧鳞鳞,忽隐忽现;而当你沿着迂曲的石磴来到寺门前时,仍不失那种“下马危梯滑,开门古殿香”的幽趣。

西山的寺,由于地近京师,更成为文人墨客的活动中心。苍岩,幽谷,古树,清泉,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,将他们吸引到这里来。暂时隔断尘世的烦嚣,使心灵获得解脱与舒展。你可以想象:清晨,淡蓝色的雾霭,还在山谷浮动,这时,山门微启,他们同寺僧一起去汲泉煮茗,一会儿,缕缕茶香同淡淡的松柏的清芬交融,吟诗声、读书声与风竹、鸟鸣相和。夜晚,涧谷沉沉,僧院寂寂,只有斋房、方丈透出一扇灯光,他们同老僧或者促膝谈禅,或者灯下对弈,朗朗笑语,丁丁棋子,伴着溅溅的鸣泉,把深山之夜烘托得多么幽谧!所以说,深山寺庙,简直就是封建时代文人墨客们的文化活动站。在这里,他们曾留下过相当丰富的墨迹、篇什,其中自有不少具有史学或文学价值的佳作。

三

记得诗人歌德曾经说过:大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,在它每一页的字句里,你都能够得到最深奥的启示。

是的,北京的西山,就是我十分喜读的一部伟大的书。每当我踩着藤蔓,攀着岩石,沿着幽曲的山径,去寻古探胜时,就仿佛是在一页一页地翻着一部古老、浩瀚的北京城的山川、人文、历史的巨著。看,从翠微山麓法海寺旁的“冰川漂砾”上,我读到了北京的地质变迁史,那岩石上的几条擦痕,看似那么平凡,实则多么深奥。它告诉我,百万年以前,这儿曾是一片冰雪世界,活动着毛犀、猛玛象、洞熊

等类的耐寒动物,地壳的变动,气候的变化,才形成今日的山谷和平野。从上方山的猿人遗址上,我又获得人类发展的信息。它告诉我,几十万年以前,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劳动、生息了,那残存的石器与灰烬,就是他们斗争与智慧的记录。晋代始建的潭柘寺,北魏的石佛,云居寺的石经,显示着北京历史文化的悠久。由高丽僧人郑同于明代成化年间,仿其国金刚山而修建的香山洪光寺毘卢殿,则记载着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美谈。我尤其喜欢在香山昭庙前流连,听着那琉璃塔上叮当鸣奏的檐铃,仿佛来到了西藏的布达拉宫前,看牦牛披着夕阳,向山下悠然走去……哦,昭庙,是汉藏民族团结的自由象征。

在西山这部“巨著”里,既有历史的庄严、凝重,也有传说的斑斓、空灵。在香山上探访“祭星台”,寻觅“护驾松”,我追想着金代帝王的风流;来到卢师山,伫立于“秘魔崖”,眼前又幻化出僧人卢师驾着一叶扁舟,任意漂流的情景;而香山下正白旗村的“抗风轩”,不知可真是当年曹雪芹为《红楼梦》呕心沥血的“悼红轩”?只觉得漫步于卧佛寺,踟蹰于樱桃沟,从那山色泉声里,处处使人依稀感受到这位伟大作家的笑貌音容……特别是到了“五四”以后,西山同现代革命与文化史的联系更加密切。碧云寺,有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衣冠冢;万安公墓,安葬着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的遗体。还有抗日志士赵登禹,民主战士朱自清……许多志士仁人的英魂都同西山的名字光荣地结合在一起。沿着香山幽谷信步,你会寻到梅兰芳当年住过的别墅残址,那涧沟的泉水,满谷的风声,似乎还萦绕着这位艺术家的清音妙韵;在双清别墅凝思,你自会遥想当年在苍翠的松荫下,柔媚的桃花前,冰心正伏在石桌上,写她的《全集自序》;当年在山间的般若堂里,周作人写出了他的优秀散文《山中杂信》;在山下的一所旧屋里,散文家朱大枏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时光的磨洗,历史的尘封,使西山这部“巨著”变得艰深而朦胧,正所谓“石幢苔半绣,难读古今篇”。然而,读书的乐趣,也就在于这个“难”字,面对着那一石、一泉、一刹、一碑,乃至一道断垣、一片瓦砾、一座遗址、一柱残幢,只要你肯去探索,去考证,它就会带着你,穿过幽曲、隐秘的历史小径,进入一个新世界。

啊,西山,当好奇而又艰难地翻读着这部浩瀚巨著的时候,我总是感到自己是那样得充实和富有;同时,又是如此得空虚和贫乏。在它面前,我永远是一名如饥似渴的小读者。

余树森,山东大学学中文系毕业,1978年调入北京大学,先后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,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。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协会副秘书长,著有《京华漫步》等多部。

问 龙

杨 明

我是龙年生人，对龙别有一番感情，每当有人问起我年庚时，我总爱在说明年庚的前面加个“属大龙的”。有天，孙女问我：“爷爷，龙是什么样子呀？”这一问，倒使我一时难以回答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，就有我国最早的想象龙——大型玉龙（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）；早在殷商时，甲骨文字中就有“龙”字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会在绘画、古建筑、商品广告及民俗活动中常见龙的形象。可真正的龙又是什么形象呢？人们又为什么虔诚地崇敬它呢？

十二属相中有龙，那是因为龙之为辰，由星宿而来。辰时，正值东方欲晓，这就使处于东方的古老中国，成为龙之国，有“东方巨龙”之称。这巨龙之国所繁衍的子孙，又称为“龙的传人”。可以说，中国龙挟雷裹电，叱咤风云，名扬四海，声震五洲。

我曾去过故宫参观。这个明、清两代帝王的皇宫，是闻名于世界的古代宫殿建筑群，龙无处不在。那气势雄伟的太和殿，给我的第一感觉不仅是它座落在三万多平方米的庭院之中，八米高的三层汉白玉雕的台基，而是其四周拥立着的六根蟠龙金柱，以及梁、楣和天花板上的沥粉贴金的龙。太和、保和、中和三大殿，龙墀石栏立望柱一千四百八十根，均浮雕着蟠龙。每重栏檐边伸出一个个巨大的石雕龙头，共有一千一百四十二个。三大殿前后御道，铺设雕刻精美的龙陛。殿门以上门楣、额枋、斗拱、匾额，都有雕龙彩绘。仅太和殿天花板上的彩绘龙就有三千多条。从宫殿建筑到服饰器物，处处有龙的图形。有木刻龙、石雕龙、铜龙、铁龙、金龙、玉龙、玻璃龙、陶龙、彩绘龙，造型千奇百态。就连皇帝穿的衣服亦曰龙袍，坐的椅子曰龙椅，睡的床曰龙床，坐的车曰龙车，处处用龙来树立统治者的威严。

龙在古代人们心目中最受崇敬,被视为祥瑞和威严之物,是古人发挥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神物,与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同属“四灵”。传说炎帝、尧帝、神农、孔子都是其母“感龙而生”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有“轩辕黄龙体”之说。因此,引申为“天子龙生”,龙开始直接代表皇帝。元、明、清三代,还制定了严格的用龙制度,于是皇宫便成了龙最集中的地方。

在民间,我看过玩龙灯、划龙舟、祭龙庙。民间也取其民俗意义,发挥其生气勃勃的意象,在生活中说龙,在器物装饰上用龙,将竞渡之舟船从以龙形,谓之龙舟。“鱼龙变化”的彩灯,“金龙戏水”的旗幡,无不在表达人们对龙的喜爱。汉代,民间就有舞龙求雨的记载。《夷坚志》还载有龙王舍身降雨,使百姓免去旱灾,百姓感其恩德修建龙王庙之说。民间有龙祠龙庙,龙王被塑成神像,奉于庙宇之中。以龙看年成,围绕龙开展许许多多民俗活动。人们从龙身上,感到意气风发,吉祥如意,感到生活的美好与民族的自豪。在民间,到处有龙门、龙桥、龙路……据说,重庆以龙命名的路、街、巷、村、区就有一百多个。于是,在文艺作品中,如《西游记》《哪吒闹海》《柳毅传》《张羽煮海》等小说传奇中也出现了龙的形象。可以说在中国大地,无处不说龙,无处不见龙。我们中华民族有“龙的传人”的美称,中华大地有“龙的故乡”的美誉。

龙究竟是什么?自古说法不一。有人认为龙是远古时期某些族团所崇拜的生物图腾,是氏族部落逐渐容纳了许多部落图腾而形成的,是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教信仰,约与氏族公社同时产生。有人认为龙的产生最初并不是生物性的,图腾是实际存在的动物、植物或自然现象,而龙是一些自然意象的生物化。《诸神的起源》从或能和物的角度,认为云和雨的功能就是产生龙的意象的基础。当原始人类在风雨交加的天空看到乌云翻滚的情景,看到山洪暴发时的泥石流,看到江河水被旋风吸上高空的奇特画面,对于这些自然现象,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当时,他们无法理解,就幻想着天空会有一种主管风雨的神灵在作祟。这种神灵,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“龙”。还传说龙有龙王,龙王生有九子,曰赑屃、鸱吻、饕餮、睚眦、狻猊、貔貅、霸下、椒图、蒲牢,龙王根据各龙子性格爱好的不同,分配其差事。赑屃喜挑重担,就把他放在寺庙里驮石碑;鸱吻喜眺望,就把他放在房顶上;饕餮嘴馋,就把他放在食具鼎的两耳旁;睚眦好耍刀子,就把他放在兵器 and 刀环上;狻猊憎恨犯罪,就把他放在监狱门旁;貔貅喜欢烟火,就把他放在香炉上;霸下喜水,就把他放在沟桥流水处喷水;椒图讨厌送礼者,就把他放在大门旁司门;蒲牢喜爱音乐,就把他放在钟的钮上。当然,这都是人们根据现实生活所见编出的故事,虽为传说,倒也有趣。

由此看来,龙是一种虚无之物。东汉王充《论衡·龙虚篇》写道:“盛夏之河,雷电击折树木,废坏室屋,俗谓天取龙,龙见,雷取以升天。世无愚智贤不肖,皆谓之然。如考实之,虚妄言也”。大自然界中是没有龙的。因此,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没有定型。《说文》说:“龙,鳞中之长,能幽能明,能细能巨,能短能长。春天而登天,秋分而潜渊”。把龙看作是能够兴云作雨,善于幻化变形的灵物。《易·系辞》说:“云从龙”“召去者龙”。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说:“黄龙入藏生黄泉,黄泉之埃上为黄云”。把龙看成形成两种事物的机体,一是水,二是云,龙体入地形成水,水汽上升则为云。古籍中还说龙是“天帝”巡天的乘骑。总之,在古人看来,龙是有神力、善变化、司雨水、助兵战的动物神。于是,龙与地上许多形态、习性各异的动物有了种种类似的神秘关系,某些动物也因之有了“龙”的称谓,如好马曰龙驹,蛇曰小龙,狗称龙犬等说法。

因为龙是人们取许多动物特征拼凑而成,龙也随着时代的迹迁而从简到繁,从朴实变为华贵。纵观“红山文化玉龙”“半城人首蛇身陶盖”“马厂人首蛇身彩陶”“龙寺山蟠龙纹陶盘”“商代龙纹青铜盘”“战国变龙玉佩”“汉城青龙瓦当”“唐盘龙纹铜镜”“宁府坐式铜龙”及其他古代器物上的龙形,商代的龙纹造型,龙头方正,角呈柱状,无发无须,构图简单,有四肢,爪为三爪;战国时代的龙纹造型,头部较扁,龙身为三弯形,龙身较长,各部纹理清楚,龙嘴张开,龙角形成,尾上翘,作腾云驾雾状,玉树临风,非常潇洒;汉代的龙纹造型,头扁,肚子突出;唐代的龙纹造型,角有分叉,身体短胖;宋代的龙纹造型,龙角分叉多,脸更复杂,而且龙身较长,爪有四个;明代的龙纹造型,分成宫廷和民间,各有差异,宫廷中龙纹造型龙爪为五个;清代的龙纹造型更加复杂美观,和我们现在所见的龙纹造型相似。

《幻学句解》中写道:“龙有九种,角似鹿,头似马,眼似鬼,颈似蛇,腹似蜃,鳞似鱼,爪似鹰,掌似虎,耳似牛。”除眼似鬼的“鬼”为一种虚幻无型外,其余皆以自然界的动物作比拟,很形象。随着人们对龙的热爱和崇拜逐渐加深,对龙的造型也在不断地渲染与美化,便形成如今体态刚健优美、气势雄伟壮观的五爪金龙。龙和中华民族在同步发展,与中国历史、思想、宗教、神论、文学艺术、民俗等融合在一起,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凝聚力。

龙,自然是人们想象的一种虚幻之物,又何必去追根求源呢?有龙则灵啊!人们关注的是把龙视为我们中华民族之魂!那唯美的形象和奋发腾飞的精神,如今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象征。愿我们这个东方巨龙之国,奋飞不息!

杨明,(1928-2002),安徽肥西人,曾任皖北区党委干事,安徽省文化局(厅)科员,原亳州市文联主席。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安徽省作家协会、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《杨明书画集》《竹斋集》;编著(合作)《亳州大观》《亳州传说故事》《亳州歌谣》《亳州谚语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得国内、国际金奖、一等奖。传略收入《中国历代书画名家大辞典》《世界名人录》等。

落寞的打铜巷

徐 瑛

篮子巷、筛子市、白布大街、牛市街、打铜巷……这些都是亳州古老街道的名称。顾名思义，这些街巷名称的来历，大抵都与昔日它们所经营的商品相关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也就是专业市场了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去亳州读书的时代，这些专业市场虽然有的改弦更张，经营别的商品去了，但很多街巷，基本上还都保留着当年专业市场的旧貌。譬如篮子巷、打铜巷，那里依然有很多经营竹编篮子、铜制器皿的店铺。直至八十年代初我告别亳州，调到另外一座城市工作的时候，那些经营竹编、铜制器皿的店铺，仍然还在苦心地坚持经营着。

七年前，我到亳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，一位朋友托我买一把铜勺。我嘲笑道，你这老夫子真是古板，放着不锈钢的勺子不买，偏偏要买劳什子铜勺。铜勺上产生的氧化铜对人体有害，我劝你还是买一把不锈钢的勺子为好。朋友苦笑着说，我这个学化学的工程师未必连这个都不懂。家里那把比我年长几岁的铜勺坏了，妻子想换一把不锈钢的勺子，可是母亲非要坚持再买一把铜勺。我跟她解释说铜勺上产生的绿锈有毒。母亲不高兴地骂道，净说混账话，咱家祖祖辈辈用的都是铜勺，没见谁吃了铜勺盛的饭中毒的。娘给你用铜勺盛了几十年的饭，不仅没毒着你，还把你养成个大学生。这不，又当上工程师了。母亲八十多岁了，我们又何必为一把勺子惹老人家生气呢？可是，我出差跑了几个城市，却未能买到一把铜勺。你看亳州有没有卖的。我笑道，就冲你这份孝心，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

笔会散后，我急忙到打铜巷去买铜勺。打铜巷是条长不过两百米，宽不过丈余的古老街道。过去，人还未走进巷口，耳朵里就已经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铜声。走进巷口，小巷两边的摊位一排连着一排。摊位上摆着金光闪闪的铜勺、铜锅、铜壶、铜灯、铜烛台、铜锁、铜饰件……各式各样的铜器照得人眼花缭乱。可是：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，我从打铜巷西头向东寻觅，竟然看不到一家铜器铺。原来的店